

中国第一部

保险业的长篇小说
洛良 著

进军 CPA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进军 CPA

——谨以此书献给已经走上和即将
走上新的“战场”的战友们

洛 良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进军CPA/洛良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8

ISBN 7-5033-1567-9

I. 进… II. 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J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60322号

书 名: 进军CPA

作 者: 洛 良

责任编辑: 王蓼冷

装帧设计: 十亩工作室

责任校对: 吴 汇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8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E-mail: jfwy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北京才智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408千字

印 张: 15.75

印 数: 1—3050册

版 次: 200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33-1567-9/I·1257

定 价: 2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作者简介：

洛良(安永良)。辽宁沈阳人。1955年3月出生。自称属山羊的。军人世家出身。部队大院长大。大专文化。1969年12月入伍。曾任报务员、政治处书记、指导员、宣传干事等职务。1997年复员退役。不惑之年弃戎从事保险。加盟中国平安保险公司。

其从事文学创作实属偶然。年轻气盛搞创作与战友打赌。于是就有了第一篇短篇小说——1980年在《解放军文艺》发表的处女作《有情人》。后被选入当年的《小说选刊》。20年间公务缠身。其笔耕时续时断。其代表作有小品《将军与士兵》、《无名小卒》。分别获得1996、1998年度中国戏剧家协会百优小品创作一、二等奖。其创作的电视剧本《收藏》于1989年被沈阳军区电视艺术中心拍成电视剧。其写小说不入流。描写人物和叙事喜欢标新立异。随心所欲写出来的东西不伦不类。亦搞不清是嫁接了小说还是杂交了剧本。《进军CPA》是其加盟平安保险公司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1997/04

序

鲍文亭走进 CPA 保险大厦的那一刹那,就感到 CPA 保险公司与他有某种联系。中国 CPA 保险公司,是英文的缩写,而他的“黑豹”(panther)特种大队的缩写也恰恰是 PA 开头。

CPA 保险公司,他是十多天前才从太太陈璐口中得知的。以前也多少听说过保险公司,但什么 PICC 保险、CPA 保险也分不清楚哪家有什么区别,保险公司具体是做什么的,鲍文亭也是一点儿感性认识都没有。他是经不住太太下最后通牒式的威胁才来面试的。鲍文亭的战友武文斌就在 CPA 保险公司工作,十多天前,不知陈璐怎么让武文斌给唬住了,不但为女儿鲍欣和她自己的寿命交了不少在鲍文亭看来一点儿用没有的保险费,还把自己和鲍文亭的后半生交给了中国 CPA 保险公司。准确地说是中国 CPA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滨分公司。

鲍文亭这次参加完军区组织的代号为“海狮”的联合演习,他们搭载的登陆舰还在返航途中,鲍就接到传呼“返航后速来 CPA 保险公司。璐。”如果陈璐只发一次这样的信息留言,也许让鲍文亭只是猜疑,可是接二连三地收到一个字不差的同一个留言,就足以把躲在登陆舰舱里的装甲车上和葛金标等人打扑克的鲍文亭吓得不轻,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女儿鲍欣出事了!这个混账“武大郎”,十多年不投保还都好好的,刚他妈的交了保费就——鲍文亭在心里把武文斌骂了不知多少次。一想到宝贝女儿鲍欣如果有什

么不幸,鲍文亭心在一抽一抽地疼痛。

当鲍文亭待登陆舰靠岸,第一个冲到陆地接通了陈璐的电话。陈璐只是好生奇怪:咦?演习提前结束了?事情终于弄清,是武文斌假冒陈璐打的传呼。为了引起鲍的注意,他不想让鲍错过来 CPA 保险公司应聘的机会。

鲍文亭进了 CPA 的大厦。此时此刻,他正欣赏着宏伟、气派的建筑和精致的装修。他不知道,他自从踏进这座 CPA 大厦后就再也没出来;他不知道由于他的到来,海滨 CPA 就有了一段轰轰烈烈的可歌可泣的历史;他也不知道由于他的到来,他的婚姻生活就有了波折,婚外就有了扯不断理还乱的感情;他更不知道由于他的到来,五年之后就有了《风景这边独好》看似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故事。

故事始于 1997 年初夏。

那天是 1997 年的 5 月 6 日，鲍文亭参加“海狮”演习归来，陈璐为了劝说丈夫离队退役去 CPA 试工，与鲍文亭发生了一场对当代英雄的理解和认知的冲突。

傍晚，刚刚退潮，但海浪拍击礁石发出的涛声仍然能传到居室来。不大的客厅兼饭厅的餐桌上摆着刚刚出锅的菜，两瓶青岛啤酒在向远航归来的将士招手。临海的那面窗吹来的海风把窗帘吹得撒着欢。组合音响播放着鲍文亭最爱听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插曲《滚滚长江东逝水》。家里的一切都让站在卫生间门前的鲍文亭感到亲切，感到温馨。去年鲍文亭回答女儿的老师布置给女儿的课外作文题《家是什么？》时，他不假思索地说，家是什么？对我鲍文亭来说，家是港湾。因为我是一艘待命并随时要起航的战舰。这句精彩名言被女儿用到了作文里。女儿以老爸征战南北为荣，她讲述的一个在女儿眼里出生入死的英雄、一个对家人充满爱意的父亲对家的感情的作文获得了学校作文比赛大奖。那以后只要是女儿开家长会，只要爸爸未上岛训练，女儿都要让爸爸出席，因为女儿的同学都崇拜“随时起航的把家当成港湾的英雄”。女儿和爸爸因那篇作文而双双出名。

陈璐在厨房里故意把炒锅弄出很大动静。她的喊声比那炒菜声更大，“你以为你是谁？战斗英雄？国家就得养你一辈子？你干不

动了,部队照样把你处理了。等你胡子一大把时,看哪个地方单位愿意收留你。”

鲍文亭只顾在卫生间里脱衣服,并不答话。那件黑色的紧身背心脱下来后,他把它放到鼻下闻了闻,然后丢进洗衣机里。他把淋浴器打开,突然喷溅的冷水使他打了个寒战。只是一个下意识的反应,他就站在淋浴喷头下不动了,他大口出气,并用手捂住耳朵。那左臂上很长的一大块伤痕在水流下格外明显。

陈璐放下锅铲,来到卫生间门外推开门,看着鲍文亭冲澡。

“哎。你把门关上。”鲍文亭发现陈璐后叫道。

陈璐双手支撑着靠在门边说:“刚才我说什么你听到没有?”

“说什么?”鲍文亭开始用肥皂洗头。

陈璐不高兴地说:“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咱家里有洗发香波。”

“留着你和欣欣用吧,我习惯用肥皂。在大队养成的习惯。我也和你说过多少次了。”

“那是在你们大队。现在是在家里。习惯,习惯,习惯是可以改的。”陈璐突然想起来什么,她冲上前去试淋浴水温,“家里是没热水?用凉水冲澡不好。再说你的腰能行吗?说你多少次了。”

“说你多少次了,我还不知道用热水比凉水舒服。”鲍文亭把手按住热水开关,“用惯了热水,回去怎么用凉水?反倒不好。哎哎。热了,烫、烫——”他头发上全是肥皂沫,只好闭着眼睛乱喊乱叫乱比划。

陈璐把水温调合适后,一边替鲍搓背一边说:“你别和我贫嘴。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改用热水冲澡,肥皂也不许再用了。一切都从今天开始。我告诉你鲍文亭,‘武大郎’给你找了那么个好地方,工作环境好咱不说,就冲那份月收入,只要是个思维正常的男人,都不应该放弃。”

“听你这话意思,不去那个什么 CPA 保险,我就是思维不正常

了?我有我的事业,我有我的追求。你以为CPA保险公司的高工资那么好挣啊?你为我想想没有,我是什么条件?军事指挥院校学历,和保险专业对口吗?我会干什么?发报射击、参谋作业、侦察捕俘、散打格斗、野外生存!保险公司缺这种指挥员吗?再说了,大队离开我能行吗?”

“大队离开谁都行。不信就试试。你转业了,那冲锋号照样吹。”

“大队没有装备军号。”

“就算没军号。没有鲍文亭指挥,照样打仗!”

“对,离开我鲍文亭,是照样打仗,可打不了胜仗!你信不信?”

“信。信。”陈璐一脸认真地,“现在我们要讨论的不是特种大队离开鲍文亭行不行,而是,注意,是鲍大队长离开特种大队后,鲍大队长他本人行不行?!”

鲍文亭抹了把脸道:“当然——也不行。部队就是我的家。离开部队我什么都不会!”

陈璐也提高了嗓门说:“十年前我转业到地方,我会什么?路是人走出来的。你是在部队呆惯了,你是害怕到社会见世面。我告诉你,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

“社会复杂得很。不像歌词唱得那么轻松。”鲍反讥道。

“如果你没本事,不敢去面试,也就算了。我也不强迫你。欣欣马上就要考高中了,如果考不上,就要花钱。紧接着还要考大学,你我那点工资够不够,你是清楚的!”陈璐用了最让鲍文亭揪心的杀手锏逼其就范。

好一阵停顿,鲍文亭不言语了。

“不就是面试嘛。看把你吓的。”

“你也别激我。谁不敢去面试?老子前线都去过怕去面试?!”

“看看人家‘武大郎’武文斌。上前线,出生入死为国家流过血,对得起这身军装;下地方,人家也是一路风尘打打杀杀走过来了——什么是英雄?别看你老拿‘武大郎’逗乐,我看人家‘武大郎’才

是真正的英雄!”

淋浴喷头喷出的水流像狂风暴雨一般洒向鲍文亭。他愣住了。此时此刻他的思想意识凝固了。陈璐捅到了他的痛处。英雄自然都有英雄的意识。我是英雄吗?他问自己。我怕什么?是英雄就敢于面对现实。不就是怕一世英名败在保险公司那不知水多深,林多密的地方吗?不就是怕面对新的挑战吗?

陈璐从鲍的表情看出了这种心理变化。不知是哪位哲人讲过:多年的夫妻总会有一种心灵感应。她知道事情终会按她的计划发展。她将洗头香波从鲍的头上倒下。

香波淋到鲍的头上,被陈璐的那只小手挠出无数泡沫。

鲍文亭一动不动地任凭她摆布着。看似屈从的他,虽然肉体在淋浴,其实他的思想正在飞快运转,他已经开始盘算设计如何从部队脱身。怎么编造理由请假面试。

鲍文亭长叹一声:“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啊。不就是面试吗?面试就面试。有什么了不起!他‘武大郎’武文斌有什么?CPA 保险还能吃了我。我就不信老子通不过面试。”

陈璐忘情地将鲍文亭抱住。她的兴奋是无法用一两句话能形容的。多少年了,从战场上的拼杀到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她的丈夫随部队征南战北,为了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安宁,丈夫付出了不次于双方父辈为新中国诞生所抛洒的鲜血,丈夫对部队依恋的感情,她是知道的,她同样是珍惜的。作为从部队大院进入军营然后再转业回部队大院当家属的她,完全理解丈夫对军装的那份感情。她抚摸着鲍文亭手臂上的伤痕。一想到让丈夫再次转换战场,她的泪水就止不住地落了下来。谁让我们是工薪阶层呢!

淋浴的水和泪水混在一起。她的衣服全淋透了。

“把门关上!大白天——让人看见——”

“锅里做什么了?有股糊巴味。”

陈璐就是不松手,她把丈夫抱得更紧。半天才喃喃地:“是你身

上的味。臭烘烘的。”

鲍文亭每次出征归来都会有一番小别胜新婚的感觉。尽管太太陈璐是冷美人类型的那种女人，但也时不时出现一些意外的惊喜。今天他兴奋不起来。一想到自己做出让步，几年来的僵持还是以自己退让而告终就没有那份兴致了。在鲍文亭看来，当时选择离队绝对是个错误。后来的社会实践证明，鲍文亭这一步迈得太轻率了。至于是鲍文亭主动离队，还是在太太压力下立场不坚定，这是日后双方磨擦时经常翻出来争论的话茬儿。

次日上午，鲍与葛金标打了招呼说是看看病，于是就随同陈璐来到位于繁华市区的CPA大厦面试。鲍文亭和陈璐等候在CPA大厦的大厅，通过电话后，武文斌才兴冲冲地跑到楼下来迎接。

武文斌还是老样子，一圈“地方支援中央”的头发，老远就伸出了那双骷髅手道：“队长，俺一片好心，可别当驴肝肺啊！”

鲍文亭早就气消了，但还是要装出样子：“有你这么办事的吗？你要是在海上一连接到三个传呼，速到保险公司。你不毛才怪呢！”

“好了好了，文斌是热心肠。你呀，怎么还没我了解他？！”陈璐一边拉架，一边用手推搡丈夫，“文斌他是好心——”

“好心办坏事，历来如此！什么好话让你‘武大郎’一说准保变味，什么好事让你‘武大郎’一搀和准保坏事——”鲍文亭用手着薅那圈支援中央的头发。

武文斌护着头发，说：“让人看见掉价。CPA公司这里讲究礼仪，咱大小也是个部门的头头，让人家看见有损形象。别价……”

还是那熟悉的一口胶东味，还是那风风火火的性格，让鲍文亭感慨的是战友的真诚。如今在这世上，物欲横流的社会没点金钱关系和经济利益，谁能想着为他人谋职？也就出生入死的战友。当年没白一同进战地救护所。一同抬进野战医院的战地救护所时，他俩就头挨头倒在担架里。看着眼前的这个笑容骇人的骷髅骨架的家伙，怎么也与当年拉着小护士的白大褂哭哭啼啼的“武大郎”对不

上号。

鲍文亭清楚地记得那次战斗，侦察大队虽然没有战友阵亡，但他和武文斌受伤最重。也就是那次受伤后，“武大郎”再也没胖起来。也许是失血太多，也许是旧伤老复发的原因，头发也掉了不少。从战场回来的第二年“武大郎”转业去了银行，不知什么原因又跳槽到了CPA保险公司。

有武文斌在场，由CPA内部员工介绍的应聘就容易多了。鲍文亭估计自己的情况，对面的陆总经理也许都掌握了，所以陆总叼着烟只是问了他知道CPA公司的管理与其他保险公司有什么不同时，鲍文亭想了想，还是没有理会武文斌制止的眼神，如实告知不清楚。自己刚从海上演习归来。当问到为什么一身军装不穿了，二杠三星不扛了要到地方来？武文斌怕他张嘴跑题，先他一步代他回答，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体验不同的人生等等，然后又是陈璐代他作答：两地生活，分居太长，年龄大了，早晚要转业回地方，就现在脱军装也脱晚了云云。这番话让鲍心里极不舒服。凭什么事事都是我让步，包括到CPA公司来应聘，我在部队是混不下去了？当陈璐说到女儿也快要考高中，家中没人照顾的理由时，鲍文亭心不由得软了下来，为了宝贝女儿，他鲍文亭的人生第一次做了让步没再吱声。他只是看着总经理室内那张全省地图出神。

那张地图在各城市的位置上画了不少红旗，让鲍文亭走了会儿神。那熟悉的军用458高地地形图的等高线又出现在眼前。沙盘、红箭头、敌军布防线，等他回过神来再看本省地图时，他就想，不妨就把省图当成一次新的作战地图来看，也许能找到共同点。就当是接受了一次新的战斗任务。想到这儿，心里的不痛快才觉得释放出一些。

鲍文亭不记得怎么离去的，只记得陈璐告诉他明天报到，试用期三个月。说来也怪，这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对试用都耿耿于怀。CPA公司根本没把出生入死的特种部队的军人放在眼里，老总

没有当兵的经历，也就难怪从他那眼神总能流露出对鲍的不信任。不然凭什么还试用？试用把鲍文亭伤害得不轻。陈璐从部队转业直接分配去的街道办事处，没有经过试用，所以她无法理解丈夫目前的烦恼。至于后来鲍文亭对股份制企业的认识不断加深，对试用的看法也就逐年转变，但眼下他还无法走出困惑。

1997年5月8日，正式报到上班试用的那天，鲍和陈璐都没有太在意鲍的穿着。于是鲍文亭穿着军裤只是换了件深色的衬衣，挂上部队发的一拉得领带就去了CPA公司。过了两年，邓姬告诉他说，那天早会，见办公室的队伍后面站了一位陌生人，一看就是当兵的，要多土有多土。公司里的小姐们看人好像是漫不经心，似乎没怎么注意你，但看一眼也是仔细的。邓姬说，老鲍你当时虽然穿着土了点，但是，很有气质。有男人味。后面的话鲍文亭爱听，他有这个自信。因为气质那东西是学不来的，他的气质可能与他的摸爬滚打的生活经历有关系。可男人味是什么东西？他就不那么清楚了。他想，也许是在部队这种特殊的群体的男人堆里呆久了染上的男人味？也许是部队接触女性少，行为和语言有明显的男性色彩？

鲍文亭在CPA海滨分公司的亮相，他本人是记忆犹新的。

那天对于他来说是很不适应的一天。对多年听习惯了的叫称呼到接触的一切都别扭。自己年龄42岁，而办公室的小姐们小的才20刚出头，都是他姑娘辈分的小毛孩也叫他老鲍，让他觉得有股子没大没小的感觉；另外称谓中没了部队的官衔，也觉得不那么舒服。他安慰自己，一切从头开始，称呼慢慢就会听习惯的，一切的一切都会习惯的。学会适应环境，学习调整心态，生活已经重新开始，你走进的是一个新的起跑线。那天，鲍没敢多说话，也没乱走乱动。

报到的那天，鲍文亭特意早到了半小时。于是就赶上了CPA

保险海滨分公司的“晨会”。公司办公室的主任邹四方不冷不热地接待了他。邹四方比鲍小8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34岁的邹四方就有了成片的白发。

“我比你早到了两年,原来是鸡西煤矿的。你年长我8岁,叫我四方就行。”邹四方的脸上看不出来是痛苦还是堆着笑容,他西装笔挺地看着鲍,“我们这儿每天要组织晨会。一会儿你就站在办公室的队列里。”

话未说完,陆一丁总经理铁青着脸走过来摆摆手,邹四方颠颠地跑过去,然后他们俩在大厅那一头小声嘀嘀咕咕没完。只一会儿的工夫,员工们陆陆续续向大厅集中,鲍不知所措地只好退去退去,不停地后退,最后邹四方也没过来示意一下他该站在何处。完全无助时,他感觉到有人耽误他脚落地了。

“哎哟喂!”他听到了一个特好听的京腔,同时态度又很不耐烦的声音。“瞧着点呀!”

鲍文亭回头望去,一位着职业装的女性对他龇牙皱眉地送来怪嗔一眼,见鲍不知所措,她单腿站立,伸出手来扶住鲍的肩头,并用受伤的一只脚轻轻点地,跳到鲍的前面然后才回首示意站在她的身后。这一切都是用她那双大眼睛完成的。

鲍文亭在播放CPA的歌曲时,见众人都很投入地一起合唱,感到特别有趣。在特种大队时早晨也要唱歌,是唱部队的队歌。清一色的大嗓门,曲调激昂,歌词谱曲全是他一人的杰作。只不过不是天天唱歌,只是逢重大节日和庆祝活动时才唱一次。CPA的歌曲一句歌词他也没听懂,但他熟悉那是《欢乐颂》的曲调。CPA是有些与众不同,名曲也敢拿来洋为中用。他本以为唱完歌就解散,没想到接着不知从哪蹿出同样是着职业装的一位小姐领导全体员工一齐诵读《公司训导》。众人齐声诵读时,鲍文亭还是不知训导为何物,CPA保险公司的企业精神不叫精神,非要叫“训导”,有点教训人的味道,哪怕是教导也比“训导”强啊。胡思乱想只是一瞬间,有

关“训导”什么内容他一概不知，也只好竖起耳朵听人家有节奏地大声背诵。背诵不叫背诵，说是“诵读”。他看没有一个人拿书本照着读就想，称为诵读实在不妥。咦，真就没发现自己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还有这毛病，什么时候爱挑剔了？他提醒自己，心态，注意心态！别着大队什么都顺眼，CPA 保险什么都看不惯！你来 CPA 干吗？试工！训不训导，诵不诵读与你何干？正在瞎操心时，突然背诵声戛然而止，站在前面组织晨会的小姐大声说道：

“请各部门点到。”

于是鲍文亭听到站在前排的邹四方大声报告，紧随着就是看起来像是部门头头的人报告一个接着一个，报到的声音按着排队顺序传了下去。于是鲍文亭就想，与部队晚点名形式差不多。等到晨会结束时，他感觉还没尽兴。他偷偷看了一下表，好家伙，足足折腾了五分多钟。

“新来的？”那位京腔女性回头上下打量他，“分到办公室？”

鲍文亭点头作答。额头早已冒出了细汗。他敏感地发现，他这身衣服太扎眼。肥大的军裤，一拉得的领带给人的第一印象肯定没那么好。

邹四方向一口京腔的小姐小声交待后，小姐走过来自我介绍说：“我是高晓琳。那边是办公室的办公区。我给您安排位置。”

“我叫鲍——”鲍文亭伸出手来。

高晓琳不知是故意还是没看见，头一低只顾擦自己的鞋袜。

“真对不起，第一次见面就踩了你。”鲍不无掩饰地收回伸出的手。脸上发烧并感觉浑身不自在。他对自己说，教训呐！轻易别出手。鲍觉得他不适应与小姐打交道。过去在部队除了与太太和女儿接触外，很少有女人进入他的生活圈子。要想留下来，见漂亮小姐你红什么脸啊？与小姐交往怕他妈的什么？他感觉奇怪，说好的来试工，干不好还回海岛练野外生存去，这刚采不到十分钟，武士怎么试出私心杂念来了？就有了想留下来的想法？你说怪不怪？后

来，太太问他当初选择留下的念头是不是公司有众多小姐的原因。他没有否认。从一天到晚看着一群傻小子，到一下子扎到小姐堆里，是有点找不到北的感觉。

“请您跟我来。”小姐打断他的自我介绍，冷冷地抬起头来，头也不回地在前边跛着脚带路。她走到一处一指，“喏，你就在这儿办公。这一圈全是办公室的员工。你的电话是 737 号，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找我，我在你的左侧。”说完匆匆离去。

他的办公区域是靠过道位置，所有过往的员工包括老板都要经过此处，有那么点“一夫当关”的意思。关隘重地，地形不错。晚上下班向太太报告时他用了军事术语。据初步侦察，我军目前已占据了 CPA 保险 7 楼之咽喉要道，此乃兵家必争之地也。话是这么说，可凡从此处经过之人，都要投来好奇的目光。那隔断就像只挖了一锹深的单兵掩体，鲍的一米八大个儿趴在那儿毫无遮掩可言。鲍文亭的感觉就像处在一片开阔地，有种暴露无遗的感觉。他一时无法适应这种敞开式的办公职场。他下午首先学会的新名词——办公区不叫办公区叫办公职场。

鲍文亭四下张望他的邻里，尽收眼底的员工是清一色的小姐。也许有先生，只不过他所处的角度看不见男性员工，那些白领丽人们全都在忙于处理案头工作。从衣服打扮来看，她们也都穿着整齐划一，白衬衣的领子翻到西装领外，清一色的浅黑色西装，当然还穿着清一色的西装裙。

当日下班他回家向陈璐汇报 CPA 保险海滨分公司的情况时，就一连用了几个清一色来形容他的同事。对性别敏感的陈璐于是就上了当，也一连追问了几遍。鲍文亭故意咬定品种单一全是清一色的小姐。最后还特意补充一句：全是清一色“年轻美貌的”小姐。不会看花眼了吧？那怎么会，咱是特种兵，练的就这绝活。艳福不浅呀！可不，CPA 保险没白来呀。要是太太不放心还是回大队吧？陈璐当时就封了门，对你没个基本评价，就不会把你送到 CPA 试工去，

过去在男人堆里看不出来，现在组织考验的时候到了，好自为之啊。鲍文亭恶毒地乐了。他要的就是这效果。以后试用期这三个月里，什么敏感他报告什么，还故意夸张。闹得陈璐也不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鲍文亭清楚，他的所作所为纯属逆反心理作祟。

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办公区内的她们和他被办公职场的隔断分隔开来。整个敞开式职场只有一个人站着东张西望，那就是鲍文亭。他发觉自己有点失态后，就坐了下来。他翻抽屉擦桌面设定椅子的高度。正要擦拭那部 737 号码的电话机时，电话铃声把他吓了一跳。他想了想没动，电话铃却响个不停，他只好犹犹豫豫地接听。

“请问是 CPA 产险公司办公室吗？”

“产险？噢。对。对。请问你找谁？”

“喂，让我好个找。”电话里传来武文斌的胶东味。那电话传出的语言出奇地难听。

“喂。喂。”

“我上午有会，中午为你接风。”

鲍文亭还想多聊聊，可“武大郎”撂了电话。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工作，遇见了老朋友的心情，真像俗语说的他乡遇故知那种感觉。通过“武大郎”可以了解 CPA 公司很多事情，他需要有人帮他进入角色。以后他就知道了寿险与产险是分业经营的，一个集团对外是一家，可内部还不是一个系列。虽然都在一个大厦上班，每天碰面的机会也不多。

他四下找擦桌子的家伙时，电话又响了。

“喂。”鲍文亭口气很冲，对武的态度还没完全消失。

“您好。”一个女性甜丝丝的声音，“您是新入司的吗？”

“新什么？新如丝？”在保险界外的人听起来是听不懂。

“噢。您是新来的吗？”